

徐薏藍著

玫瑰園



玫瑰園

徐
薏
藍

著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雙子星叢書
星光出版社

究必印翻•有所權版

雙子星叢書：51

玫瑰園

著作者：徐 薏 藍

發行人：林 紫 耀

出版者：星 光 出 版 社

經銷者：星 光 書 報 社

臺北市寧波西街一四三二號
郵政撥匯：〇〇一四二四三一號

電話：三三〇〇三九四八二二

印刷者：合豐文具印刷品行

台北市光復南路32巷14之5號

電話：七一一七三七四

中華民國六十七年三月初版
中華民國七十四年三月三版

訂價：70元

錄目

從「玫瑰園」到「冷月」	(一)
玫瑰園	(一)
千里共嬋娟	(九)
緣	(一九)
往事	(二九)
春恨	(四〇)
泡影	(五〇)
青春之歌	(五七)
愛與死	(一〇七)
悲歌	(一三)
擇侶	(二七)
春霧	(二五)
迷惘	(一八)
踩著冷雨	(二〇)
她的故事	(三七)

冷
月
.....
(三)

玫 瑰 園

從景美下了公共汽車，雨絲仍然不斷地在飄落，我跟着前面那孩子，開始踏向一條泥濘的山路。

投考大學落第之後，偶然被報上一條徵求家庭教師的廣告吸引，我按址到一家雜貨店裏去應試，三天前，我接到了被錄取的通知，就在今天，我跟着那雜貨店的小伙計，去嚐試我的家庭教師生涯。那孩子終於把我帶到了一座灰色的院牆外。

「啊！于小姐，你來了。」是一個圍着白圍裙的中年女傭，爲我們打開了深綠色的大門。接着又慇懃地接過了我手中簡單的行囊，那孩子僅向女傭招呼了一聲，就逕自去了。

我跟着她穿過一條夾着冬青樹的石子路，走進了一間寬敞豪華的客廳。

「小姐，讓我帶你到你的房間去，你需要立刻換衣服了。」於是，我又跟着她上了二樓，跨進了一間第一眼我就喜愛的，綠幔低垂，佈置雅潔的房間。

推開窗戶，窗外已是一片暮色，雨還沒有停，在朦朧的夜色裏，我看見遠處有一條蜿蜒的小河，近旁是一片田隴，天邊是一抹橫黛的山岡，我發覺我已經深深地喜愛這環境了。

一會兒，那剛才伴我上樓來的女傭，後來我知道他叫王媽，來請我下樓用晚餐，我跟着她走進餐室，却意外的發現缺少了男主人，餐桌的一旁只坐了一個五歲左右的女孩，和一個年青少婦，我走近去，禮貌的喚了她一聲：「白太太！」

僅有這個姓，是我對這家庭唯一的認識。

「噢！」她有點蒼白的臉上泛起一陣紅暈。「我不是白太太，」她說，「以後你叫我秀穎好了。」接着我在她親切的招呼下，有點迷惑的坐了下來，這才發覺她身旁那個孩子，一直睜了兩個大眼睛牢牢地盯着我。孩子聽見我在望她，掀動了小嘴唇，發出輕脆的聲音說：「老師你真漂亮，跟阿姨一樣漂亮。」

「小愛！」秀穎帶着責備的口吻輕喚了一聲，然後微笑着轉向我說：「小愛這孩子挺聰明的，就是有點不聽話，而且任性得厲害。于小姐，你肯來教小愛，我和白先生不知道怎樣感激你呢！」

我發覺她很會說話，並且，正如小雯所說，她很漂亮，她不僅長得美，還具備女性特有的端莊和嫺靜。

我們談得很愉快。飯後，王媽帶走了小雯，秀穎又告訴我：這家裏除了她們三人之外，還有一個煮飯兼管花園的長工，我才知道這屋子後面，還有一個未曾被我發現的花園。最後她才告訴我，小雯的母親也就是她的胞姐，兩年前去逝了；小雯的父親白愷堤，是一位船長，經年航行在海上。「所以，」她接着說：「我很寂寞，而且小雯長大了，也需要好好地教管，我才徵得白先生同意，請一位家庭教師。」她說話時眼裏閃着光，稍帶蒼白的臉上現出紅潤，特別是提到她的姐夫，不，她總是說白先生，她顯得更愉快。

壁上的掛鐘敲了八下，她從桌邊站了起來說：

「于小姐，你累了一天，我不該再打擾你了，晚安。」

「晚安。」你說着也站了起來。

我讓她走在前，望着她苗條的身影，突然，一個幾乎使我不相信的事實呈現在我眼底；原來她的左腳是跛的。我想上帝也真太殘忍了，竟讓這樣一個美麗的少女，具有無法彌補的缺陷。

二

在白家日子過得平靜而愉快，小雯很聽話，秀穎說她比我沒有來時乖得多了。晚間我常和秀

穎坐在客廳裏看書，或是靜靜地聽她練琴，有時也欣賞些唱片，我們談得不多，我發覺她常喜歡沉思。傍晚我總喜歡到河邊去散步，有時也帶小變到田野裏跑跑，大半時間我還是更愛消磨在屋後的花園裏。

記得那是我到白家的第七個月，時節已經是暮春了，有天下午，我正在教小變讀書，秀穎突然興奮的走進來一把抓住我的手說：「美蘭他要回來了。」

「誰？」我問。

「是不是爸爸？」小變搶着問。

「對了，小變，爸爸下星期三就要回來了。」

以後四天，這家裏每個人都現出了不平凡的興奮。也許是白先生已經十個月沒有回來的緣故，尤其是秀穎，嘴角掛上了甜美的笑，她忽然喜歡拉着我長談，談的大半都是白先生的風趣和為人。看見她這麼高興，我心裏自然也跟着高興。由她的談話裏，我知道白先生具有男人的各種長處，健談，風趣，洒脱，我發覺她對白先生非常敬仰、佩服。

白先生却較我們期待中早一天回來，他意外地出現在我們面前，誰都爲這份驚喜而感到失措。當他伸手和我緊握的時候，我被他兩道灼熱的目光逼迫得低下了頭。

晚間，我們圍坐在客廳裏，我和小變不斷的被他一兩句滑稽有趣的話惹得大笑。後來秀穎開

始放他帶回來的新唱片，音樂很幽美，白先生走到我的面前說：

「來，于小姐，我們來跳一曲。」

我正想站起來，却瞥見秀穎那隻微跛的左腳，我說：

「對不起，白先生，我不會跳舞。」

第二天傍晚，我像經常一樣在後園裏散步，我沒有想到會碰見白先生。

「于小姐，」他向我走過來。「你每天都有散步的習慣嗎？」

「是的，」我說：「因為這座花園在黃昏的時候最美。」

我們都沒有再說話，沉默地並肩漫步着。漸漸地我們靠得很近，我幾乎可以聽見他粗壯的呼吸了。

「這裏的環境對你適合嗎？美蘭。」他突然叫我的名字。

「我太喜歡這個家了，這裏誰都待我好，尤其是秀穎。」

「我呢？」我不太明白他問話的意思，可是我說：

「你對我更好。」說完了我感到很後悔。

匆匆地向他告辭，我回到房裏。

這一夜，我腦子裏充滿了紊亂的思緒，竟無法成眠，白先生高大的身影一直在我眼前搖幌。

他的談吐，他的粗壯的呼吸，一直響在我的耳旁。總之，我失眠了。「難道我在愛他？」我問自己。不，這是不可能的；因為在我的意識裏，我相信愛他的是秀穎。雖然，我察覺那只是她單方面的。

爲了避免再單獨碰見白先生，以後一個星期裏，我不再到後園，改在小河邊去散步，漸漸地，我的心裏又歸於平靜了。

就在一個星期的最後一天，那晚我照舊沿着河旁漫步，忽然，我的手臂被人猛烈地一拉，我立刻完全跌在一個人的懷裏。我正在想喊，我的嘴唇却被壓住了……

「美蘭，你在逃避我，告訴我你是不是討厭我！」他的聲音是顫抖的。

是愷堤的聲音，我想到這一個星期來心底的摺鬱，我在他的懷裏傷心地哭了。不是辛酸，却是喜悅。

愛情的玫瑰園終於被我尋着，我嗅到了玫瑰園裏吐露的芬芳。

三

整整的三個月，我完全陶醉在愛情的氣氛裏。我沒有留意可憐的秀穎，正爲我在逐漸憔悴。直到有一天晚上，小變氣急敗壞的把我從房間裏拖了出來：「老師，快去，爸爸和阿姨在吵架！」我牽着小變，一口氣衝到愷堤的臥室外，房門是關着的，秀穎的聲音止住了我的腳步。

「愷堤，讓我走吧！你真的忍心讓我在你面前受折磨？」

「不！秀穎！我無論如何不能讓你走。你該記得，從我跟你姐姐結婚的時候你就開始跟着我們，現在，我能忍心讓你一個人走到舉目無親的世界去？」

「相信我，」秀穎帶哭的聲音說。「我能用我的雙手自力更生，相信我愷堤……」

我再也忍不住聽下去。我把小雙送回房裏，撫摸小雙垂在我胸前的頭，我想，這可憐的孩子，如果失去阿姨的照顧，該會多麼傷心！

這一夜我又在牀上輾轉反側。我想，犧牲自己，成全她？失去了愷堤，我的痛苦將會更甚于秀穎，我又想，犧牲秀穎，成全自己？可是這一生，我怎能對得起這樣一個殘廢可愛的女孩子？天亮了，一道金光從綠窗幔的縫裏透了進來，啊，這不就是耶穌十字架上的聖光嗎？我突然有了一個決定，心裏頓時感到輕鬆。

我若無其事的照常教小雙的書，愷堤也若無其事的像經常一樣親蜜的待我，只是秀穎的眼睛有一點紅腫，我也猜不出他們到底有了什麼決定。中午，我突然告訴愷堤，我要在下午回去看看母親，却悄悄地爲愷堤留下了一封信。

我收拾起幾件原有的舊衣裳，推說要拿回去更換新的。秀穎更親切的叫我快些回來，她這樣寬大，更加强了我一走的決心。

愷堤送我到了景美車站，天上忽然下起霏霏細雨，我留戀的依在他身邊，直到愷堤把我扶上了公共汽車。

四

兩個月以後，我終於考取了大學，也在兩個月以後，我捧着一張印着結婚啓事的報紙，流下了悲喜交集的淚！

羅曼羅蘭曾說過：「愛情是一種永久的信仰，不管上帝存在與否，一個人總是因信仰而信仰，也是因愛而愛，那是無需用多大理由去申述的。」愷堤愛我；我愛愷堤，秀穎愛愷堤；愷堤也愛她；誰又能說得出我們爲什麼要相愛呢？

一年了，哀愁依然深扣在我的心底，玫瑰園裏的花朵儘管芬芳，我已喪失了再試擷取的勇氣！

千里共嬋娟

一

年年聖誕夜，我喜聽彌賽亞的歌聲，那是在教堂肅穆的氣氛裏，蕩溢着的諧和而莊嚴的歌聲。

每次，當那歌聲縈繞在我耳際的時候，我總是感到有一股無比的溫馨滲揉到心底，心頭熊變的雲翳頓時消逝，使我沉酣於另一個夢境：我，彷彿又回到了故鄉的家園，正和弟妹們圍着熊變的火爐高聲歡笑……片刻的幻夢，竟使我暫時忘却我正是飄流在外的孑然一身。

一九五五年的聖誕節又到了，我沒有像許多女孩子那樣，爲聖誕夜安排下狂歡的節目，我婉拒了一切的邀請，包括明芳堅持邀我參加的家庭舞會。

二

像往年一樣，聖誕夜我穿上從箱底抽出的那套漂亮的黑紗衣裙，穿過街心的冷風，我跨進了教堂。

也許我去得太遲了點，在教堂溫暖輝燦的燈光下，滿座盡是黑壓壓的人羣。我站在門口，正感躊躇，立刻有一位好心的教友向我走過來，對我說：

「小姐，我的座位讓給您坐吧！」

我謝了他，隨即在後排一個座位上坐了下來。

琴聲是悠揚的，聖詩唱出的歌聲竟是那樣動聽，我的心情在舒展，舒展……

可是，不久我忽然覺得頭沉重了起來，而且暈眩得很厲害，終於，我不支地把頭靠在椅背上了。

「小姐，您有點不舒服吧？」一個低沉帶着關切的聲音響在我的耳邊。

我沒有作聲，我想，只要靜靜地靠一會兒就會好的。

「裏面的空氣不太好，到屋子外邊去透口氣，你也許會覺得好點。」那帶着關切的聲音又低低地說。

我抬起頭來，發覺身旁有一對黑黝黝的眼睛正凝注着我。我感激地瞥了他一眼，我想他的話是對的，於是，我離開了座位。

冬夜的寒風刮在臉上雖使我覺得有點冷，但清新的空氣却使我的頭暈却好得多了。過了一會兒，我打算再走進教堂，一轉身，猛然察覺身後站着一個高大的身軀。

「啊！」我低低地驚呼了一聲。

「對不起，小姐！」那深沉的聲音含着歉意，「妳現在覺得好些了嗎？」

「謝謝！好得多了。」我說。

我不知道為什麼會對這陌生人的關注，覺得有一種親切之感。因為當他說：「那邊靜得很，願意再走走嗎？」我竟不由自主地和他併肩漫步了。

一夜，靜得像一泓止水，我們踏着細碎的脚步，沉默地繞過小園，當我們又回到教堂門口的時候，他突然說：

「小姐，恕我冒昧，我能對您有一個請求嗎？」

「請求？」我心裏想，「奇怪的陌生人，你有甚麼請求呢？」

他見我沒作聲，又接着說：「小姐，教堂裏的空氣，對妳也許仍是不太適宜，妳願意參加我家裏的家庭舞會嗎？」

「這……」我遲疑了。我本可毫不考慮的拒絕他，但是，此刻這高大的陌生人，已使我發生了一股莫名的好感。

「我知道太冒昧了！」他又繼續說，那一對黑亮閃爍的眼睛，像是黑暗中星星的光影，使我忽然覺得那光中藏着無限的溫暖，我突然消弭了心中一切的疑慮，我說：

「先生，我願意答應你的邀請。」

三

他帶着我跨進了一間寬敞豪華的客廳，燈光是幽暗的，人羣正隨着音樂的旋律迴轉着。我們在大廳的一角坐下。

一曲奏罷，燈光驟亮，許多人這才發覺了我們。他站起身來，忙着和人招呼，我才看清他有一張和他的聲音一樣的和善親切的臉，瀟灑英俊的神態，在人羣中顯得那麼不凡。他該是一個易爲女孩子傾倒的男人！

我被介紹在許多人面前，我不時聽見有人在悄聲耳語：「這漂亮女孩子是誰？」我的臉有點發熱了。

「嘿！美美，你不肯來，原來是等着我三哥！」

我吃了一驚，說話的竟是明芳。

我本來從不相信世間真有上帝的存在，但是，今夜這一切，却都該是上帝有意的安排了！燈光再暗時，是一支輕快的華爾茲，「藍色多瑙河」的旋律，使我沉入飄忽的幻境，我彷彿